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你是那人间的四月天>>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你是那人间的四月天>>

13位ISBN编号：9787807338185

10位ISBN编号：7807338180

出版时间：2012-8

出版时间：苏州古吴轩出版社有限公司

作者：林徽因

页数：204

字数：15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你是那人间的四月天>>

内容概要

这本书面向喜爱文学或倾慕林徽因魅力的大众读者。
1931年4月，林徽因的第一首诗《谁爱这不息的变幻》便发表于《诗刊》第二期。
此后几年，她佳作不断，分布于各类报刊，每篇作品都凝聚她灵动的思绪与惊艳的才华。
在这部《你是那人间的四月天》作品集里，收录了林徽因具有代表性的散文、诗歌、小说和书信等，其中小说代表作《九十九度中》、散文代表作《窗子窗外》、诗歌代表作《你是人间的四月天》都在本书收录之中。
林徽因平生著述颇多，无论散文、诗歌，还是小说，均为上乘之作。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你是那人间的四月天>>

作者简介

林徽因（1904.06.10～1955.04.01），福建闽侯（今福建福州）人。
诗人、作家、建筑学家，被胡适誉为中国一代才女。
平生著述颇多，包括散文、诗歌、小说、剧本、译文和书信等，均属佳作。
她的小说代表作《九十九度中》、散文代表《窗子窗外》、诗歌代表作《你是人间的四月天》都在本书收录之中。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你是那人间的四月天>>

书籍目录

散文
悼志摩
惟其是脆嫩
山西通信
窗子以外
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
蛛丝和梅花
文艺丛刊小说选题记
究竟怎么回事
彼此
一片阳光
小说
窘
九十九度中
钟绿
吉公
文珍
绣绣
书信
致胡适
致沈从文
致梁思庄
给梁再冰
致傅斯年
致金岳霖
附：
徐志摩致林徽因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章节摘录

悼志摩　　十一月十九日我们的好朋友，许多人都爱戴的新诗人，徐志摩突兀地，不可信地，惨酷地，在飞机上遇险而死去。
这消息在二十日的早上像一根针刺猛触到许多朋友的心上，顿使那一早的天墨一般地昏黑，哀恸的咽哽锁住每一个人的嗓子。
志摩……死……谁曾将这两个句子联在一处想过！
他是那样活泼的一个人，那样刚刚站在壮年的顶峰上的一个人。
朋友们常常惊讶他的活动，他那像小孩般的精神和认真，谁又会想到他死？
突然的，他闯出我们这共同的世界，沉入永远的静寂，不给我们一点预告，一点准备，或是一个最后希望的余地。
这种几乎近于忍心的决绝，那一天不知震麻了多少朋友的心？
现在那不能否认的事实，仍然无情地挡在我们前面。
任凭我们多苦楚的哀悼他的惨死，多迫切的希冀能够仍然接触到他原来的音容，事实是不会为体贴我们这悲念而有些须更改；而他也再不会为不忍我们这伤悼而有些须活动的可能！
这难堪的永远静寂和消沉便是死的最残酷处。
我们不迷信的，没有宗教地望着这死的帏幕，更是丝毫没有把握，张开口我们不会呼吁，闭上眼不会入梦，徘徊在理智和情感的边沿，我们不能预期后会，对这死，我们只是永远发怔，吞咽枯涩的泪，待时间来剥削这哀恸的尖锐，痂结我们每次悲悼的创伤。
那一大下午初得到消息的许多朋友不是全跑到胡适之先生家里么？
但是除去拭泪相对，默然围坐外，谁也没有主意，谁也不知有什么话说，对这死！
谁也没有主意，谁也没有话说！
事实不容我们安插任何的希望，情感不容我们不伤悼这突兀的不幸，理智又不容我们有超自然的幻想！
默然相对，默然围坐……而志摩则仍是死去没有回头，没有音讯。
永远地不会回头，永远地不会再有音讯。
我们中间没有绝对信命运之说的，但是对着这不测的人生，谁不感到惊异，对着那许多事实的痕迹又如何不感到人力的脆弱，智慧的有限。
世事尽有定数？
世事尽是偶然？
对这永远的疑问我们什么时候能有完全的把握？
在我们前边展开的只是一堆坚质的事实：　　“是的，他十九晨有电报来给我……”　　“十九早晨，是的！
说下午三点准到南苑，派车接……”　　“电报是九时从南京飞机场发出的……”　　“刚是他开始飞行以后所发……”　　“派车接去了，等到四点半……说飞机没有到……”　　“没有到……航空公司说济南有雾……很大……”只是一个钟头的差别；下午三寸（点？
）到南苑，济南有雾！
谁相信就是这一个钟头中便可以有这么不同事实的发生，志摩，我的朋友！
他离平的前一晚我仍见到，那时候他还不知道他次晨南旅的，飞机改期过三次，他曾说如果再改下去，他便不走了的。
我和他同由一个茶会出来，在总有胡同口分手。
在这茶会里我们请的是为太平洋会议来的一个柏雷博士，因为他是志摩生平最爱慕的女作家曼殊斐儿的姊丈，志摩十分的殷勤；希望可以再从柏雷口中得些关于曼殊斐儿早年的影子，只因限于时间，我们茶后匆匆地便散了。
晚上我有约会出去了，回来时很晚。

听差说他又来过，适遇我们夫妇刚走。
他自己坐了一会儿，喝了一壶茶，在桌上写了些字便走了。
我到桌上一看：——　　“定明早六时飞行，此去存亡不卜……”我怔住了，心中一阵不痛快，却忙给他一个电话。
　　“你放心。
”他说，“很稳当的，我还要留着生命看更伟大的事迹呢，哪能便死？
……”　　话虽是这样说，他却是已经死了整两周了！
　　凡是志摩的朋友，我相信全懂得，死去他这样一个朋友是怎么一回事！
　　现在这事实一天比一天更结实，更固定，更不容否认。
志摩是死了，这个简单惨酷的实际早又添上时间的色彩。
一周，两周，一直的增长下去……　　我不该在这里语无伦次地尽管呻吟我们做朋友的悲哀情绪。
归根说，读者抱着我们文字看，也就是像志摩的请柏雷一样，要从我们口里再听到关于志摩的一些事。
这个我明白，只怕我不能使你们满意，因为关于他的事，动听的，使青年人知道这里有个不可多得的人格存在的，实在太多，决不是几千字可以表达得完。
谁也得承认像他这样的一个人世间便不轻易有几个的，无论在中国或是外国。
　　我认得他，今年整十年，那时候他在伦敦经济学院，尚未去康桥。
我初次遇到他，也就是他初次认识到影响他迁学的逖更生先生。
不用说他和我父亲最谈得来，虽然他们年岁上差别不算少，一见面之后便互相引为知己。
他到康桥之后由逖更生介绍进了皇家学院，当时和他同学的有我姊丈温君源宁。
一直到最近两月中源宁还常在说他当时的许多笑话，虽然说是笑话，那也是他对志摩最早的一个惊异的印象。
志摩认真的诗情，绝不含有丝毫矫伪，他那种痴，那种孩子似的天真实能令人惊讶。
源宁说，有一天他在校舍里读书，外边下了倾盆大雨——唯是英伦那样的岛国才有的狂雨——忽然他听到有人猛敲他的房门，外边跳进一个被雨水淋得全湿的客人。
不用说他便是志摩，一进门一把扯着源宁向外跑，说快来我们到桥上去等着。
这一来把源宁怔住了，他问志摩等什么在这大雨里。
志摩睁大了眼睛，孩子似的高兴地说“看雨后的虹去”。
源宁不止说他不去，并且劝志摩趁早将湿透的衣服换下，再穿上雨衣出去，英国的湿气岂是儿戏，志摩不等他说完，一溜烟地自己跑了！
　　以后我好奇地曾问过志摩这故事的真确，他笑着点头承认这全段故事的真实，我问：那么下文呢，你立在桥上等了多久，并且看到虹了没有？
他说记不清但是他居然看到了虹。
我诧异地打断他对那虹的描写，问他：怎么他便知道，准会有虹的。
他得意地笑答我说：“完全诗意的信仰！
”　　“完全诗意的信仰”，我可要在这里哭了！
也就是为这“诗意的信仰”他硬要借航空的方便达到他“想飞”的宿愿！
“飞机是很稳当的”他说，“如果要出事那是我的运命！
”他真对运命这样完全诗意的信仰！
　　志摩我的朋友，死本来也不过是一个新的旅程，我们没有到过的，不免过分地怀疑，死不定就比这生苦，“我们不能轻易断定那一边没有阳光与人情的温慰”，但是我前边说过最难堪的是这永远的静寂。
我们在这没有宗教的时代，对这死实在太没有把握了。
这以后许多思念你的日子，怕要全是昏暗的苦楚，不会有一点点光明，除非我也有你那美丽的诗意的信仰！
　　我个人的悲绪不禁又来扰乱我对他生前许多清晰的回忆，朋友们原谅。

诗人的志摩用不着我来多说，他那许多诗文便是估价他的天平，我们新诗的历史才是这样的短，恐怕他的判断人尚在我们儿孙辈的中间。
我要谈的是诗人之外的志摩。
人家说志摩的为人只是不经意的浪漫，志摩的诗全是抒情诗，这断语从不认识他的人听来可以说很公平，从他朋友们看来实在是对不起他。
志摩是个很古怪的人，浪漫固然，但他人格里最精华的却是他对人的同情，和蔼，和优容；没有一个人他对他不和蔼，没有一种人，他不能优容，没有一种的情感，他绝对地不能表同情。
我不说了解，因为不是许多人爱说志摩最不解人情么？
我说他的特点也就在这上头。
我们寻常人就爱说了解，能了解的我们便同情，不了解的我们便很落漠乃至于酷刻。
表同情于我们能了解的，我们以为很适当；不表同情于我们不能了解的，我们也认为很公平。
志摩则不然，了解与不了解，他并没有过分地夸张，他只知道温存，和平，体贴。
只要他知道有情感的存在，无论出自何人，在何等情况之下，他理智上认为适当与否，他全能表几分同情，他真能体会原谅他人与他自己不相同处。
从不会刻薄地单支出严格的迫仄的道德的天平指谪凡是与他不同的人。
他这样的温和，这样的优容，真能使许多人惭愧，我可以忠实地说，至少他要比我们多数的人伟大许多；他觉得人类各种的情感动作全有它不同的，价值放大了的人类的眼光，同情是不该只限于我们划定的范围内。
他是对的，朋友们，归根说，我们能够懂得几个人，了解几桩事，几种情感？
哪一桩事，哪一个人没有多面的看法！
为此说来志摩朋友之多，不是个可怪的事；凡是认得他的人不论深浅对他全有特殊的感情，也是极自然的结果。
而反过来看他自己在他一生的过程中却是很少得着同情的。
不止如是，他还曾为他的一点理想的愚诚几次几乎不见容于社会。
但是他却未曾为这个而鄙吝他给他人的同情心，他的性情，不曾为受了刺激而转变刻薄暴戾过，谁能不承认他几有超人的宽量。
志摩的最动人的特点，是他那不可信的纯净的天真，对他的理想的愚诚，对艺术欣赏的认真，体会情感的切实，全是难能可贵到极点。
他站在雨中等虹，他甘冒社会的大不违争他的恋爱自由；他坐曲折的火车到乡间去拜哈代，他抛弃博士一类的引诱卷了书包到英国，只为要拜罗素做老师，他为了一种特异的境遇，一时特异的感动，从此在生命途中冒险，从此抛弃所有的旧业，只是尝试写几行新诗——这几年新诗尝试的运命并不大令人踊跃，冷嘲热骂只是家常便饭——他常能走几里路去采几茎花，费许多周折去看一个朋友说两句话；这些，还有许多，都不是我们寻常能够轻易了解的神秘。
我说神秘，其实竟许是傻，是痴！
事实上他只是比我们认真，虔诚到傻气，到痴！
他愉快起来他的快乐的翅膀可以碰得到天，他忧伤起来，他的悲戚是深得没有底。
寻常评价的衡量在他手里失了效用，利害轻重他自有他的看法，纯是艺术的情感的脱离寻常的原则，所以往常人常听到朋友们说到他总爱带着嗟叹的口吻说：“那是志摩，你又有什么法子！”他真的是个怪人么？
朋友们，不，一点都不是，他只是比我们近情，近理，比我们热诚，比我们天真，比我们对万物都更有信仰，对神，对人，对灵，对自然，对艺术！
朋友们我们失掉的不止是一个朋友，一个诗人，我们丢掉的是个极难得可爱的人格。
至于他的作品全是抒情的么？
他的兴趣只限于情感么？
更是不对。
志摩的兴趣是极广泛的。
就有几件，说起来，不认得他的人便要奇怪。

他早年很爱数学，他始终极喜欢天文，他对天上星宿的名字和部位就认得很多，最喜暑夜观星，好几次他坐火车都是带着关于宇宙的科学的书。
他曾经译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并且在一九二二年便写过一篇关于相对论的东西登在《民铎》杂志上。
他常向思成说笑：“任公先生的相对论的知识还是从我徐君志摩大作上得来的呢，因为他说他看过许多关于爱因斯坦的哲学都未曾看懂，看到志摩的那篇才懂了。
”今夏我在香山养病，他常来闲谈，有一天谈到他幼年上学的经过和美国克莱克大学两年学经济学的景况，我们不禁对笑了半天，后来他在他的《猛虎集》的“序”里也说了那么一段。
可是奇怪的！
他不像许多天才，幼年里上学，不是不及格，便是被斥退，他是常得优等的，听说有一次康乃尔暑校里一个极严的经济教授还写了信去克莱克大学教授那里恭维他的学生，关于一门很难的功课。
我不是为志摩在这里夸张，因为事实上只有为了这桩事，今夏志摩自己便笑得不亦乐乎！
　　此外他的兴趣对于戏剧绘画都极深浓，戏剧不用说，与诗文是那么接近，他领略绘画的天才也颇可观，后期印象派的几个画家，他都有极精密的爱恶，对于文艺复兴时代那几位，他也很熟悉，他最爱鲍蒂切利和达文骞。
自然他也常承认文人喜画常是间接地受了别人论文的影响，他的，就受了法兰（Roger Fry）和斐德（Walter Pater）的不少。
对于建筑审美他常常对思成和我道歉说：“太对不起，我的建筑常识全是Ruskins那一套。
”他知道我们是最讨厌Ruskins的。
但是为看一个古建的残址，一块石刻，他比任何人都热心，都更能静心领略。
　　他喜欢色彩，虽然他自己不会作画，暑假里他曾从杭州给我几封信，他自己叫它们做“描写的水彩画”，他用英文极细致地写山边桑田的颜色，每一分嫩绿，每一色鹅黄，他都仔细地观察到。
又有一次他望着我园里一带断墙半晌不语，过后他告诉我说，他正在默默体会，想要描写那墙上向晚的艳阳和刚刚入秋的藤萝。
　　对于音乐，中西的他都爱好，不止爱好，他那种热心便唤醒过北京一次——也许唯一的一次——对音乐的注意。
谁也忘不了那一年，克拉斯拉到北京在“真光”拉一个多钟头的提琴。
对旧剧他也得算“在行”，他最后在北京那几天我们曾接连地同去听好几出戏，回家时我们讨论的热闹，比任何剧评都诚恳都起劲。
　　谁相信这样的一个人，这样忠实于“生”的一个人，会这样早地永远地离地我们另投一个世界，永远地静寂下去，不再透些须声息！
　　我不敢再往下写，志摩若是有灵听到比他年轻许多的一个小朋友拿着老声老气的语调谈到他的为人不觉得不快么？
这里我又来个极难堪的回忆，那一年他在这同一个的报纸上写了那篇伤我父亲惨故的文章（指徐志摩1926年2月所作《伤双括老人》一文），这梦幻似的人生转了几个弯，曾几何时，却轮到我在这风紧夜深里握吊他的惨变。
这是什么人生？
什么风涛？
什么道路？
志摩，你这最后的解脱未始不是幸福，不是聪明，我该当羡慕你才是。
　　惟其是脆嫩　　活在这非常富于刺激性的年头里，我敢喘一口气说，我相信一定有多数人成天里为观察听闻到的，牵动了神经，从跳动而有血裹着的心底下累积起各种的情感，直冲出嗓子，逼成了语言到舌头上来。
这自然丰富的累积，有时更会倾溢出少数人的唇舌，再奔迸到笔尖上，另具形式变成在白纸上驰骋的文字。
这种文字便全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出产，大家该千万珍视它！

现在，无论在哪里，假如有一个或多种的机会，我们能把许多这种自然触发出来的文字，交出给同时代的大众见面，因而或能激动起更多方面，更复杂的情感，和由这情感而形成更多方式的文字；一直造成了一大片丰富而且有力的创作的田壤，森林，江山……产生结结实实的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表情和文章；我们该不该诚恳地注意到这机会或能造出的事业，各人将各人的一点点心血献出来尝试？

假使，这里又有了机会联聚起许多人，为要介绍许多方面的文字，更进而研讨文章的质的方面；或指出以往文章的历程，或讲究到各种文章上比较的问题，进而无形的讲究到程度和标准等问题，我又敢相信，在这种景况下定会发生更严重鼓励写作的主动力。

使创作界增加问题，或许。

惟其是增加了问题，才助益到创造界的活泼和健康。

文艺绝不是蓬勃丛生的野草。

我们可否直爽的承认一桩事？

创作的鼓动时常要靠着刊物把它的成绩布散出去吹风，晒太阳，和时代的读者把晤的。

被风吹冷了，太阳晒萎了，固常有的事。

被读者所欢迎，所冷淡，或误会，或同情，归根应该都是激动创造力的药剂！

至于，一来就高举趾，二来就气馁的作者，每个时代都免不了有他们起落踪迹。

这个与创作界主体的展动只成枝节问题。

哪一个创作兴旺的时代缺得了介绍散布作品的刊物，同那或能同情，或不了解的读众？

创作品是不能不与时代见面的，虽然作者的名姓，则并不一定。

伟大作品没有和本时代见面，而被他时代发现珍视的固然有，但也只是偶然例外的事。

希腊悲剧是在几万人前面唱演的，莎士比亚的戏更是街头巷尾的粗人都看得到的。

到有刊物时代的欧洲，更不用说，一首诗文出来人人争买着看，就是中国在印刷艰难的时候，也是什么“传诵一时”；什么“人手一抄”等……　　创作的主力固在心底，但逼迫着这只有时间性的情绪语言而留它在空间里的，却常是刊物这一类的鼓励和努力所促成。

现走遍人间是能刺激起创作的主力。

尤其在中国，这种日子，那一副眼睛看到了些什么，舌头底下不立刻紧急的想说话，乃至于歌泣！

如果创作界仍然有点消沉寂寞的话——努力的少，尝试的稀罕——那或是有别的缘故而使然。

我们问：能鼓励创作界的活跃性的是些什么？

刊物是否可以救济这消沉的？

努力过刊物的诞生的人们，一定知道刊物又时常会因为别的复杂原因而夭折的。

它常是极脆嫩的孩儿……那么有创作冲动的笔锋，努力于刊物的手臂，此刻何不联在一起，再来一次合作逼着创造界又挺出一个新鲜的萌芽！

管它将来能不能成田壤，成森林，成江山，一个萌芽是一个萌芽。

脆嫩？

惟其是脆嫩，我们大家才更要来爱护它。

这时代是我们特有的，结果我们单有情感而没有表现这情绪的艺术，眼看着后代人笑我们是黑暗时代的哑子，没有艺术，没有文章，乃至于怀疑到我们有没有情感！

回头再看到祖宗传流下那神气的衣钵，怎不觉得惭愧！

说世乱，杜老头子过的是什么日子！

辛稼轩当日的愤慨当使我们同情！

……何必诉，诉不完。

难道现在我们这时代没有形形色色的人物，喜剧悲剧般的人生作题？

难道我们现时没有美丽，没有风雅，没有丑陋、恐慌，没有感慨，没有希望？

！

难道连经这些大灾战祸，我们都不会描述，身受这许多刺骨的辱痛，我们都不会愤慨高歌迸出一缕滚沸的血流？

！
　　难道我们真麻木了不成？
难道我们这时代的语辞真贫穷得不能达意？
难道我们这时代真没有学问真没有文章？
！
朋友们努力挺出一根活的萌芽来，记着这个时代是我们的。
　　山西通信　　xxxx：　　居然到了山西，天是透明的蓝，白云更流动得使人可以忘记很多的事，单单在一点什么感情底下，打滴溜转；更不用说到那山山水水，小堡垒，村落，反映着夕阳的一角庙，一座塔！
景物是美得到处使人心慌心痛。
　　我是没有出过门的，没有动身之前不容易动，走出来之后却就不知道如何流落才好。
旬日来眼看去的都是图画，日子都是可以歌唱的古事。
黑夜里在山场里看河南来到山西的匠人，围住一个大红炉子打铁，火花和铿锵的声响，散到四团黑影里去。
微月中步行寻到田陇废庙，划一根“取灯”偷偷照看那了望观音的脸，一片平静，几百年来，没有动过感情的，在那一闪光底下，倒像挂上一缕笑意。
　　……

媒体关注与评论

她很美丽，很有才气。
——冰心　　（她是）绝顶聪明的小姐。
——沈从文　　她是具有创造才华的作家、诗人，是一个具有丰富的审美能力和广博智力活动兴趣的妇女，而且她交际起来又洋溢着迷人的魅力。
在这个家，或者她所在的任何场合，所有在场的人总是全都围绕着她转。
——费正清　　她天生是诗人气质、酷爱戏剧，也专学过舞台设计，却是她的丈夫建筑学和中国建筑史名家梁思成的同行，表面上不过主要是后者的得力协作者，实际却是他灵感的源泉。
——卞之琳

编辑推荐

《你是那人间的四月天》畅销五十年，再版百余次。
书籍装帧漂亮上档次，内文穿插四色彩页，精选林徽因的经典作品。
新浪、搜狐、腾讯、网易四大门户网站全面推广，其他文学论坛、读书网站持续宣传，全国50家平面媒体书讯、书评、连载持续推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